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四 編

神 怪 小 說

埃 及 金 塔 剖 尸 記

卷 下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玻璃 版印

是冊專
搜集孔
社

金聲玉振坊
太和元氣坊
弘道門
大同文門

中華民國三年 六月初版

(埃及金塔剖尸記三冊)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

著者 英國哈葛德

述者 閩侯林宗紓

以行者 長樂曾宗鞏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南京
商務印書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蘭谿香港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埃及金塔剖尸記卷下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 紆

長樂曾宗輦

同譯

第一章

夏馬之從特薩斯逸出 船人墜夏馬之於海中 夏馬之出險島居 夏馬之歸阿蟠司山 阿猛尼亨圓寂

余遲迤下樓。遂至廣庭之中。距一句鐘。破曉矣。無一人醒者。縱使嗜飲之人。至此亦覆其盃。跳舞之場。至是亦罷其會。舉城寂然。余徑至城下有兵官坐巡。着厚氈之衫。呼曰。來者爲誰。聲出布禮納司。余曰。賈人也。自亞力山大賣貨來。鬻宮中房老宿衛者。飲我。故遲遲歸耳。語時。變聲答布禮納司。布禮納司已覺。僞作惡聲報曰。宮妾留人。乃遲遲至是。意彼宮中曲宴漏盡始罷耶。然汝爲賈人。今夕口號。是否爲賈人二字。設爾不知者。則趣歸款宮門。遲明歸未爲晚。余曰。將軍。今夕口號。爲鶯吞禮。是乎。

吾長年走江湖。從未見軍中將士。如將軍勇而好善者。布禮納司曰。然。驚吞禮。大將也。忽而嚴整。忽而柔媚。老夫與彼周旋久。殊不謂然。故能知其流弊。然彼人重有權。尙何語耶。余趣行。而布禮納司故與余款語。以邏兵來去接迹。故僞爲此態。及邏兵去稍遠。城下無人。布禮納司微語余曰。行矣。夏馬之此其時耳。鞠躬附耳。速余行。且曰。爾後此須念老將當君危迫時。以頭顱出孺子於難憶之憶之。我昨日甚欲與孺子北行。願乃弗遂。殊爲可惜。語已。布禮納司口中佯度曲以示整暇。余急與之道別。恩恩出城。迨余出險後。聞翻城求我不得。然四出邏偵。遇卽殺之。嗟夫。此遭非老將軍余不免矣。而布禮納司僞以語告人。言夜半時見余着羽衣。背長二翼。高飛出城而去。因之宮中大閤。以布禮納司爲實。布禮納司謂當余飛越出城時。駭然幾不能步。布禮納司妄言。人能篤信者。以余平日能禹步禁勒。意長翼亦神靈之事。且駭爲妖祥。議不已。此事漸傳及埃及。余名愈震。而黨人尤信服不疑。謂余之道術。必不能。是是必上帝召赴玉樓也。此時尙有謠言。言夏馬之若更蒞埃及者。埃及之自由。必

矣。然久盼乃不至。而格魯巴亞聞余逸出，亦大駭，蓄疑不可止。遂以兵船至賽利亞。賈舶中尋括不能得。至於後此如何得我者。吾書當詳述於後。

余遂遵查美鶯之言，往覓估舶。果張帆欲曉行。余出書示船人。船人讀吾書，注視久之。無一言。余乃登舟。舟旋行。趁河流下駛。至於河口。無一人詰問者。行時過萬艦中。遂出口外。風乃大至。以前夜中揚大風。此夕風力尙勁。舵工頗震震。思迴帆入西納斯少駐。然風激浪高。舟不能轉。迨曉。風勢乃益恣。遲明。桅盡折。余舟顛簸不止。余着大衫立近舵樓。觀風信。衆皆震懼。余獨夷然。衆皆以爲神巫。謂有妖術。思欲寘余海中。而船主雅弗欲。平明風少息。未及午。風復煽起。午後四句鐘。余舟望見小石島。卽西普拉斯島鼻也。名得那利敦。是處有大山曰阿利巴。余舟乘風至其下。舵工斗然見巨石浪花激石噴沫。瑩白接天。乃大驚呼。復覓余危坐。弗動。益信余爲神巫。將扶余入海祭海神。此時船主爲衆謹所動。亦默不言。於是諸舵工咸近余前。余起而言曰。爾輩欲納余海中耶。趣爲之。第吾入海後。爾輩咸無全地矣。余此時心中殊不

戀此殘生。且甘死如飴。卽入面神母意。昔司亦殊無怖懾之意。以余死。非畏罪。自裁也。蓋余半生困苦悲傷。久不以生爲樂。今日復益以危險。如何堪者。呼曰。衆來衆來。吾聽汝所爲。此時衆人獷如癩獸。爭舉余。極力投之巨浪中。余大呼。意昔司後遂瞑目待死。風濤澎湃。沈浮者再。忽有巨木一支。衝及余旁。余力掣之。而巨浪如山。若瀉萬斛之泉。幸余幼時。日游於尼爾河。解亮水術。乃傍木徐浮。弗以大力與浪頭爭勁。少須復近余舟之次。而衆舵工咸立舵。次集視余死。余隨木飄蕩口中。怒詈不已。舵工見余面黛盡退。皎然白皙。益大驚。咸仰跌於艙上。余久之至石島下。甫近島際。忽見巨浪衝船。船覆。船人無一全者。此次大風時。彼格魯巴亞正遣邏舟出海。偵余亦死於海。以此之故。國人咸謂余死也。

余隨浪。嚮石島。海風鳴。鳴海水撲余面。海鷗爭飛。余項啞啞作聲。余諸無恐怖。一聽造化。忽而甦醒。自愛性命之念。復萌。乃緊抱浮木。隨浪升沈。升時幾接雲脚。有時衝落海窪之內。如是久之。忽見石島已面余前。巨浪前激。聲淙淙然。余在巖風震。

尙聞迅雷而怒浪抵石作怪聲浪頭高至六十餘尺余身竟隨之上下仰見蔚藍之天與浪低昂自念必無生理巨木在抱爲浪反震時觸脅而痛金錢處囊中爲水所激重力亦逾數倍余顛頓久欲沈矣昏憫中歛見海上有青燈如球破浪而出時明時晦爲狀萬變如披圖畫凡余一生事迹悉現於燈影之中耳中但聞海鷗猶似當日宮中聽海上浪聲及格魯巴亞陳奏雅樂自鳴得意時一切境界觀之滋雋妙昏然遂暝。

余忽爾甦醒覺五官咸慙張眼時見數人狀甚溫藹鞠躬視余余覺似在人之室中因曰吾何爲至是中有一人以希臘儉荒之語對余曰我告新客實博西敦救汝也吾人見汝爲浪所推至岸次如死豕乃爭舉新客至此吾輩均漁人也客宜少臥勿動以客左股已爲浪毀余聞言試動其股果弗動蓋左膝以下已折漁中老人忽問余曰客何名余曰吾埃及估客碎舟於海名曰阿利巴自是以後咸名阿利巴以船人曾告余海中大山曰阿利巴吾以此次出重險亦易此名用識一生之險後此人咸謂我阿

利巴也。余居漁家半年。出少囊金贈漁父。久之足疾始愈。蹙而能步。余質幹素勁直。甚碩且武。今則跛。成老斃矣。愈後逾時。尙居漁家。習漁業。蓋余此時俚俚無之。莫審所適。但覺已成海濱漁父。自念半生事業。一無成就。不如以餘年擲諸是間。尙覺無忤。是間父老。頗與余洽。又以余百死出海。中驚以爲神。顧余獨坐。及接物。恆露戚容。轉成威毅之狀。故居人見余。恆蹶蹶不敢狎。余居漁家久。一夕將欲就寢。而心緒潮湧。忽發奇思。欲與神接。不知此時心緒之來。是神遣耶。或余自生此念。亦莫名其所以。然因之膽力堅壯。必欲立遂所求。乃於破曉時斗起。取漁簑與主人別。又恐明告居停將呶呶肆詰。問行時。乃以少金錢實諸几上。復就几上撒糞屑以指作書。爲別曰。此即阿利巴。留別之儀。阿利巴埃及人。今渡海歸矣。書旣出。至薩拉美城。城亦居島上。余僑居漁家待渡。已而有舟赴亞力山大。余乃趁舟行。船主曰。相佛師。余助之操舟。舟行風善。至第五日。至亞力山大城。城爲吾生最憾之地。已遠見圓頂中燈光閃閃。自念是間不可久居。乃託故入他舟。充舵工。以力代船值。渡尼爾河。聞估客

語格魯巴亞已歸舊京。驚吞禮隨至。同居王宮。估客復編爲竹枝。沿路演唱。以刺二人。苟合穢行。余因探得在逃時。王果以邏騎出附舟。至賽利亞。覓估人邏者。舟被風而覆。船人盡死。又言女王司天監夏馬之已於特薩斯城上朗吟飛升而去。舵工頗訝余。不復隨聲唱竹枝。愕然怪余。且見余舉止落落。頗萌戒心。竊竊議余。余自念身爲天譴。於羣莫合。勢當絕類而居。至第六日。舟至阿蟠司山下。舍舟而徒。舵工亦甚喜余行。余行次。見平疇廣衍。人人咸爲舊契。顧余矯妝作儉荒狀。益之以斃。乃無知余者。日落后。始迤邐至廟垣外。急投入古屋中。然亦不自知何以至是。且至是何爲大類失羣之犢。爲他牧所引。今復至其常牧之地。然則余此時果何爲耶。設吾翁仍在者。一見吾至。當廻首面內不吾齒矣。心頗夷猶。不敢遽入。遂處頽垣斷瓦中。向廟門而望。隱冀廟中人偶出。少爲問訊。久乃無之。廟門大關。闐然無人。隱隱見蓬蒿沒石而已。憶前此巨石從不生草。今日境狀胡以遽變。是豈廟廷爲人摧陷耶。然明神香火至盛。垂數千年。胡乃棄之。據此而觀。則吾父殆不祥歟。卽不諱而廟廷亦不應。

如此寂寞。且住僧安往降香士女。獨無一人。耶萬疑交集。中逼不能忍。西日方匿。余匍匐牆西。有類野獵之狗。盤散徑入廟廷。至第一廳。事巨柱猶存。余獨立四瞭。闌無聞見。且陰沈森凜。已極。余肺葉相擊。作響。遂入第二神堂。巨柱矗立。凡三十六。此卽余在中加冕管領埃及全境者。然至是。仍不逢人。唯余一人。履聲反振。作空響。毛髮爲之倒豎。遂由古佛羅聖像之前。逐步入內。至吾翁寢室。古幔仍復下垂。其中有人與否。則莫之識。意是中亦空室耶。因牽幔入室。見古榻之上。長案之旁。有蒼髯尊者。巍然被僧服。則吾父阿猛尼亨也。余以爲圓寂已久。不爾。當不類陳死人也。尋吾父迴首視余。似漏日光。然亦不甚悉。以阿翁盲久矣。道貌枯癯。如腊。似將就木。蓋吾翁歷無限歲月。無數感傷。無窮憂患。始爲此狀。余竦然矗立。見吾父張其盲睛。四覓。欲將見余。余戰慄未言。亦不敢言。思欲逃出。少息。稍定。吾神再圖進謁。方欲牽幔。吾翁忽發音吐。徐徐謂余曰。吾兒來前。汝眞叛賊哉。夏馬之汝。知埃及父兄之希望。望汝全虛矣。然猶未絕望。大業尙有可圖。故吾從遠道趣汝來歸。汝不觀吾尙堅守。吾垂

死之殘生以待汝。匍匐來前。噫汝之蛇行至此。直一穿窬之盜矣。

余愕然應曰。嗟夫。吾父失明。久何由預省兒歸。父曰。爾謂吾不知乎。但問汝曾否學此道術。吾惟知汝故。以術致汝。至是夏馬之汝真謂吾不知乎。吾恆在無形之中運動不爾。吾胡爲從饒智胞胎中引汝降生。茲事吾甚悔之。非吾得汝。何由格恩遺壤。乃蒙大辱被重禍至此。余歎息對曰。幸吾父勿言此。父所命令兒力荏殊不能勝。今已見斥於人。毀其終身。受罰滋未重耶。幸阿翁憐我。勿究前愆。父曰。茲宜憐耶。宜憐者。誰實致之。非汝自取乎。吾所戚戚者。尊貴之西伯。無因乃爲汝若被重刑而死。尤足悲耳。余呼曰。翁耶。事殊不然。父怒曰。汝非叛賊乎。西伯之死。死於悲哀。汝反無貴乎。西伯垂死之言曰。嗟哉。夏馬之爾實弑我。由是觀之。西伯終始心乎埃及良有道之士也。老夫甚惜西伯。舉格恩全境如燦爛之穠華。捧以授汝。汝乃易彼蕩婦加枕之玉臂。汝試思之。曾從肺腑中籌畫賣西伯及格恩乎。彼尊貴之父兄感念故京。恆爲汝惜。尤恨神靈之阿瞞。司山亦墜刦於汝。僉壬之手。今其地力所出悉爲人有。

神僧不能寄食散之四方。今茲僅有老衲在。是余亦垂朽但餘有知之智識。歷數茲廟旦晚。毋塌委諸蔓草。即古塔所藏之寶一夕亦盡。委爾之襟上。汝不憶當日誓諸神前。舍身爲國。今收局乃復至此田地。不特自悲亦爲汝悲。須知天之降罰咎專在汝。千古國恥汝一人當之矣。結果之時徒留一悲哀情。況九幽之獄關門待汝。汝知之乎。試問汝今安往者。吾目爲哭而盲。凡汝所爲均得之。歷歷彼人方將秘汝行蹤。不爲吾得。而今日叛賊乃得身近吾前。令吾力唾汝面。汝忤逆悖理在法應逐。汝荒裔語已長歎。起諸座間顛頓撲余。執杖力毆。空氣方父前時兩膊高舉。余觀之悲傷極矣。父忽爾大呼立僵於地。口中噴血如泉。余力趨挽老人令起。老父起時尙模糊語曰。彼果吾子。目光澄然可愛。凡吾所言匪不從。令如穠春之長花草在在生機。今如何者。今如何者。聲響漸微。餘聲尙曰。吾其死耶。氣壅喉際語乃稍止。已而復曰。夏馬之在是耶。余曰。阿翁不孝。侍此父曰。夏馬之爾所犯過惡。須謀所以償之。深仇尙足圖復。勉爲之。或可獲赦於天。彼處有藏金。吾儲之久矣。阿度那必能告汝。

嗟夫。余心痛徹矣。行矣。行矣。父臥。余臂上氣息漸微。遂奄忽而化。凡此卽余與吾父王族之阿猛尼亨末次把晤也。茲永決矣。痛哉。痛哉。

第二章

敘夏馬之末次之悲戚 夏馬之號援於神母意昔司及神母許可之言 阿

度那述遺言

余抱尸於手。坐地上。注視不已。自審如被天刑。四壁洞黑若漆。惟余與父尸同處此洞黑之中。此一句鐘中。悲慘之懷。萬紙萬筆不能殫述。卽人生幻想噩夢。及肆筆作極哀之詞。描摹亦不能肖。悲極復圖自裁。捫刃尙在腰際。思用此刃。斷茲悲哀之綫。則靈魂卽可自由。噫。吾若自由。靈魂一舉。往面列聖。將聽彼刑戮。寧自由耶。則我又何事圖死自困。既又自念。與其處地球之上。被此慘慄之狀。似較勝於身入冥司。備歷地獄變相也。卽彼陰中嚴譴。胡不靜俟其來。乃急急自就斧鉞。於是慘極。哀哭不已。深咎已往之事。如同鐵案。不能一字洗伐。復大哭。至於聲嘶。猶不止。而極靜中。都

無哀弔之人。所迴聲相答者。但余之哭聲。觸於空響而已。情狀慘戚已極。而靈魂外越。衝突於黑暗之中。覺附吾體者。已無一絲知覺。知此身爲明神見棄。置諸人類之外。因之戰慄愈甚。似死氣積壓吾身。幾欲逃出廟外。以待遲明。再入備殮吾父。旣而又思。深夜之中。去將安往。而羣柱林立。又何從得路而出。因之復坐尸次。輾轉百思。知無可逃之地。忽而汗出如瀋。覺靈魂已出軀殼。尙微有知覺。乃大呼意昔司神母。神不與吾接久矣。余亦以負罪。不敢禮神也。至是呼曰。神母。意昔司願母。燭其怒息。其悲。雖母旣怒。且悲。幸恕一閒隙之時。俯聽我言。我爲神子。亦神奴也。惟母過愛。故遂入彼罪罟之中。然母爲天后。統領神州。靡所不知。靡所不能。卽我深哀極慟之情。母當審之。今願我母大沛慈悲之心。與怒我之心相埒。廣開慧眼。燭我窮途。然後再核弟子改過遷善之數。乞念弟子心血。已奔瀉於極悲之地。蕩我靈魂。不復歸宿。且此靈魂爲母所賜。幸我母憐而拾之。我非至於萬種哀危。亦不敢闖然哀母。今之所以告吾母者。均屬神靈之言。無敢雜以妄念。母慈悲幸念。兒卽母盛怒難釋。則乞母

速盡兒命。此時哀憤危切之情。萬非生人所堪。不如死爲樂也。余且號且跪。引手向空而招。咸言樂死之言。

語未已。而報章至矣。余忽於陰洞之中。忽聞埃及音樂之響。少須有月輪出。諸殿隅月角森挺。隱隱出於陰雲之上。月光黯淡。中有神蛇一狀至兇猛。余二膝不復長跪。竟委於地。微聞雲中作溫煦之言曰。夏馬之爾。爲我奴。復爲我子。我聞汝祈禱之言矣。汝哀我抗言。以籲竟足感我。我亦不念前愆。但叙今日之情。吾邇來不與汝接者。以汝所爲。棄我如遺。深亦不願見汝。今日之來。正欲令汝恐怖。知罪亦所以示罰於汝。須知爾籲我至此。爲事非易也。余呼曰。尊天慈母。請卽殛兒。兒罪無垠。兒此時仔肩不能更荷災害矣。尋聞雲中語曰。是爲災害耶。是蔑蔑者。不能負荷。嗣此更有重於此者。汝何能任。天下死生興亡之介。須觀定力。汝不任此。能有定力。任彼耶。夏馬之吾。今亦不殛汝。亦不怒爾。爾以哀痛之情。籲我。爾聽之。爲褒爲貶。吾皆適中。政令又由吾出。余若稱汝。亦不明示於人。卽示罰亦然。須知事由汝敗。至於後來。意昔

司三字。特爲埃及記念之物而已。汝惡稔矣。將被嚴譴。吾已預告汝於先。爾生前已被罰。後來身蒞冥司。亦不能遽釋汝誅。余今示汝以明路。此路足以遷善。汝須往踐。惟踐此乃可自脫於難。行時須以謙沖。且當茹苦。久而久之。則爾之運途。或履於泰。余亟問曰。神母。兒自今以往。無冀矣。神曰。此事汝既行之矣。若卽眞者。此事自關氣運。格恩永無自由之日。直至諸明神之廟。一一蕩爲瓦礫。他人入主吾疆。年復一年。以人民質彼爲奴。隸新教。亦自是而昌。塔影不滅者。教亦不滅。新教與塔影相終始也。天下形勢之得喪。種族之興亡。年代之修短。本與明神相依附。變局亦隨之而遷。猶之種樹。汝乃萌藝成此惡果。汝亦知此果之成。誰予汝者。嗟夫。彼也。余聞言大呼曰。吾亡其族類矣。神母曰。然。尙有一言許汝。凡滅汝之人。將來許爲爾滅。此吾之定讞。署之刑章矣。迨時已至。汝當更造格魯巴亞。行時。我必以造物復仇之心。置汝胸次。此數語爲爾一生收局之言矣。爾前此奈何漫不念我。我亦何樂與爾覲面。必數甲子後。待爾惡果消亡。則我方與爾把晤。然事固如是。自茲以往。爲年尙久。爾當時

時念及明神。神無古無今。均汝所當敬禮。吾兒。爾終當以悔過爲第一義。能肆力造於聖域。爲候正長。慎勿浪擲流光。以沮自新之路。迨至陰沈之歲。汝至吾前矣。汝今卽不見我。而我無微不燭。常在屋漏之中。凡汝一笑一嘔。我皆見之。蓋世界有盡。我殊無盡。我尙及見世界之凋殘。久久復能重見再造之世界。吾今息息從汝。汝如何者。我卽如何。汝雖上際明星。下瀕尾閭。明則飲食。死則窀穸。精神百變。我靡不臨視。一心惟盼汝之改過。吾願始遂。凡諸明神。志願悉皆如是。夏馬之爾。念之。我能具此神力。勝彼蕩婦害汝之詭謀。汝尙不悅乎。唯事未大集。慎勿明號於衆。以洩吾謀。語止此。爾休矣。聲歇。此蛇遂蜿蜒而沒。雲陰亦散。光氣頓斂。半鈎之月亦微而歸於無有。於是萬象都寂。但聞樂音冉冉而沒。余此時首納襟間。尙以手按吾父尸。寸心忽爾復活。知前仇尙有可復。明神亦不棄予。時已倦極。遂寐。

醒時。微光自屋罅射入。照見牆壁中雕鐫神象。復照見吾蒼髯死父之面。余斗起。不知所爲。方余起時。聞有足音隱隱自甬道入。行步有喘息之聲。似乳媪阿度那聲也。